

兩漢鴻文卷之十五

太史顧瑞屏錫疇評選

劇秦美新

楊雄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

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

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

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

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

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

兩漢鴻文

卷十五

封事

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

常有顛胸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

黃泉敢竭肝胆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

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擁輿

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

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

釁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

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

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

班固地引
不是步武
字雲



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
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
弁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執儀韋斯之邪政馳驚
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馳禮崩樂塗
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獠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藉
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
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
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其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
潛大第經賁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釋海水羣飛

兩漢鴻文

卷十五

封事

二

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
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

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稽堯
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

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

目武關與項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

東而帝天下適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始儒林

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

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

道極數彈。闇忽不還。逮至太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
顧懷。玄符靈勢。黃瑞涌出。渾淳沕涌。川流海濔。雲動
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
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
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
萬世奇偉。侷儻詭譎。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
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
土。非新室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
白鳩丹鳥。素魚斷虵。方斯茂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

兩漢鴻文

卷十五

封事

三

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
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帝作穆穆。明且亦
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
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選集乎
文雅之囿。翱翔乎禮義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

班固所云
典於封禪
殆謂是歟

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
炳照耀。靡不宜臻。式軫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
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
九族。淑賢以穆之。大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

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
 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
 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祗庸燦德懿和之風廣
 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克庭鴻鷺之
 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韜郁郁乎煥
 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
 儀。奸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
 典闕者已補。玉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
 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市洽侯衛厲揭要荒濯

沐而衍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廣禪梁甫。斯
 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
 有事矣。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岳滄海通瀆之神
 咸設壇塲。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
 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讓惡可以已乎。宜命賢
 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

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寶鏡純粹之至
 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
 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顧瑞屏曰楊子雲爲一代作者讀太玄法言諸書
信乎樂於居千石之官也劇秦美新一篇雖
云借以避禍終屬蛇足若其文則奇艷與古
讀者當略其題而鑒其文焉

徐漢臨曰子雲劇秦美新鮮不以爲媚莽也然僅
優於暴秦賢於桀紂頌耶非耶善乎洪景廬
之語足開千古文人之聳首矣但美新而投
閣終不若草玄而投閣也君子立身可不慎

哉

兩漢鴻文

卷十五

封事

五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索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覓運世

兩漢鴻文

卷十五

論

六

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闡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褻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以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

引兩婦人
以諷甚於
市糶之辱

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况公膺尚不及數子而
欲闢奸天位者虛。是故駑蹇之乘。不駟千里之塗。燕
雀之疇。不奮六翻之用。案稅之才。不荷棟梁之任。斗
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
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毋止之曰。
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
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
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行也。
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
兩漢鴻文 卷十五 論 七

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
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
為子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
福。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文
之事。庫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
與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益在高祖。其興也有
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
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慈。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
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

轉乃無字
不帶符而
故語典起
語相照尤
影射有情

順流起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
揖酈生之說寤戊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
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
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
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震
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
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
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
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
兩漢鴻文 卷十五

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
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
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
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鉄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
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
之覲覲距逐鹿之誓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
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鍾伯敬曰班彪作王命論非獨擁戴漢室正以驚

僭僞者止殺哀時化得一人便是一人省得

一事便是一事救得一分便是一分全幅皆
薩心腸所謂以文字爲功行者也

兩漢鴻文

卷十五

論

九

伏惟將軍國富政脩，士兵懷附，親遇尼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收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為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始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雜數，易以輔人，難以自處。斗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于陽，則

兩漢鴻文 卷十五 書

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疆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眾以舉事，仁者不達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眾何如？棄子微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耻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病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

光武所謂
 忠臣股慄
 懷慚忠臣
 酸鼻流涕
 渚也

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顧瑤屏曰黥布歸漢而楚事已亡竇融歸漢而囂勢已孤融知之故讓之豈不知卒畔之身伏斧鑕爲天下笑豈不謬哉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

兩漢鴻文

入卷十五書

三

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臯鵬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放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

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

一語可以
書神

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
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
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
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
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
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
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勿
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李九我曰寵被微與所親吏計議吏皆勸寵不應

兩漢鴻文

卷十五書

十四

微故假叔段之事以譏其無賢輔不知足一
句包盡朝廷厚恩與嬌婦讒佞意

鍾伯敬曰寵之反朱浮躁刻寔激之又非有制寵
之能恃帝自討之以快其私帝不自討浮神
亂而討失矣殺妻遁走僅以身免浮之能已
可見矣人臣自快其私憤以賊遺君父賊勢
勝則遁敗則喜不忠莫大乎是漢失刑矣侯
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

死節罪當伏誅深得大體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書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奸慝旣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卽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兩漢鴻文卷十五

疏

十五

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克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顧瑞屏曰：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于重寵。疏真興平之梁肉也，仲長統謂人主宜置崔寔政論一通於座右，予謂併當置陳寵除苛政疏一通於座右，則寬猛相

濟政是以和矣

擊辨難
將其透亮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
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距背畔爲天
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戀戀以致
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
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
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
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
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
兩漢鴻文 卷十五 書 六

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
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
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沉。欲往附之。
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
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檻。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
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
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
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

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腴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陳明卿曰反詰凜然極嚴重之文

兩漢鴻文

卷十五書

七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問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

兩漢鴻文

卷十五

書

十八

序功

車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

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

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

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

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

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

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

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問復南

討，上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

存夫戰或以义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
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义屯絕地不生歸哉惟
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
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
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
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
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
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
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
兩漢鴻文卷十五 書 十九

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
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
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
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
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
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徐漢臨曰叙伏波功處工妙慷慨訟伏波寃處妻

涼激烈昔伏波少見朱勃矩步能言恍然自

失其兄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
汝受學勿畏也况此言真爲門內知已然伏
波之寃卒以勃雪伏波亦不失爲知人也

兩漢鴻文

卷十五

書

子

從來微功
策立者對
吳此亦少愧

臣兄弟汗穢無分可採過以外戚遭值明時託日月
 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
 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
 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開日月之明
 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
 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
 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退自
 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
 兩漢鴻文八卷十五 疏 又二

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救厲冀以端慤畏慎一
 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
 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

顧瑞屏曰畏避恩榮自是鄧氏家傳不足為昭伯
 異第以精誠如昭伯而橫為宮人單詞所陷
 無罪而死雖公卿悲之衆庶寃之帝亦遣祠
 之而已晚矣嗟乎罪無申證獄不訊獄一門
 七人並不以命漢法亦太嚴哉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禱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

兩漢鴻文

卷十五 疏

十一

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絕小文。媒黷薇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扶取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

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

梁孝宣皇帝在入關時聞衛太子死穀梁於是問學
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
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
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
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
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武事略戢留意聖藝
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
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
使基業垂于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
兩漢鴻文 卷十五 疏 廿二

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
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
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鍾伯敬曰陳元與范升駁論欲立左氏春秋疏云

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古人有此寔際本領方與人爭然

賈逵條秦謂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

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推挫諸儒諸儒內懷

不服相與排之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仇此

語妙甚可悟論事處事之法元之言激不若
達之言緩緩則成激則廢故理貴直而氣貴
平也

兩漢鴻文

卷十五 疏

卅三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管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

兩漢鴻文

卷十五 疏

十四

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如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是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

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

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
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懦猶勉而
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
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
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是川
讐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
是以先帝禁人二業綱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
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
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

兩漢鴻文

卷五

五至十六

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
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滅畀告者如
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
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
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辜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所
欲活則坐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
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
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亡怨濫矣

陳明卿曰此新論所由作也惜也其書不傳

禮近老
謂少快

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奸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起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災。秋一物華。卽兩漢鴻文。天卷十五。疏。三七至三八。

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

陳明卿曰。若復仇得不死。則復仇亦何難付之法。正以申孝。復仇之說。雖聖經所許。摠之非

盛世事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
垂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
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于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
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
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
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
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
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

兩漢鴻文天卷十五

疏

三九

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
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
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
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
別。若襍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污辱善人，是以聖王之
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
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盡於下，則陰陽
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
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其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

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新殺。遠藏于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縷。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兩。漢鴻文。卷十五。三十。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顧瑞屏曰。章帝責竇憲比之狐雛腐鼠。厭薄甚矣。

憲伐匈奴。非獨欲贖私罪。併欲出脫此四字。

當時三公如袁安等。不能諫止。恭言雖善。豈

能遏其私哉。但征伐何等事。而爲權門飾罪。

愆張威武。歟。天下事可爲於邑者。此類是也。

移屬縣書

法雄

凡○廂○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
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
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

顧瑞屏曰史稱法文彊移書後虎害消息此無他
不佞之誠信於禽獸也夫人之易化豈比虎
狼之類哉累言不喻心竊疑之

兩漢鴻文

卷十五

書

三十一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疆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

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

兩漢鴻文卷十五

封事

三三

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是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

古來權臣
初亦未敢
專恣固一
班諸始望
風承旨日
趨驕侈而
不自知干
古一轍可
嘆可嘆

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岩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于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聞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奸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主不可兩漢鴻文八卷十五封事三十三

名言

天意。

鍾伯敬曰：居上不受下貢獻，自以廉靜不擾道在。

是矣。丁鴻上封事言：大將軍威振州郡，吏人

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

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說不受之害。至於

如此情事，方爲痛切。乃知上不能使下勿覬

雖不受，猶第二義也。名歸於己，害仍在民。君

子可以此謝責耶。

疏禮義好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于道。則愧生于心。非畏義也。事違于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責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况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疇不廣。地不深厚。則其

兩漢鴻文

卷十五

論

卅四

物不博。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于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邈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其父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

廷。故能振英聲于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

又八坐地
便漢口雖
賈瑩此何
動地鳴

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旣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

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兩漢鴻文入卷十五論廿五

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奪名於前而

莫繼於後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旣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弃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

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

失度美韓稷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

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

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陳明卿曰。崇厚絕交二論。宜並置坐右。

徐漢臨曰。予始讀公叔崇厚論。意謂一寬厚君子耳。及觀其行事。覩冀放恣。不憚法言。按部冀州。舉劾權貴。何歎大抵口密面諛。正是世間大刻薄人。不然亦是養奸縱惡。一無用人也。崇厚者固如是哉。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

兩漢鴻文

卷十五

三十七

龐溪

出力未必
遇人然其
孝氣所激
已足奪人

及賊賊望見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毋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毋比舍姬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毋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

媼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客南

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

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
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夫嘉其
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
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于
今年八十九才若五六十者

徐漢臨曰鮑出行事不載漢史然觀其傳知其人
雖不繇學問而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身列編
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子夏有云雖曰未

學吾必謂之學矣

兩漢鴻文

八

卷十五

傳

三八

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勵。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克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奉奉。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風。以夜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

兩漢鴻文

卷十五

書

廿九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鄭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于時。垂愆于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

讀此一言
而心不驚
心動魄固
可自殺自
取之耳
與察之中
橋崇講然

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社于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

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矜矜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王鳳洲曰。忠愛之情。激切之意。堪與劉更生諫外家封事並傳不朽。

顧瑞宗曰。駟與班固同作竇氏賓客。憲敗而駟不與。固俱敗。讀此書亦稍睹一斑矣。嗟乎元舅勒銘不免獄死。直諫被疏。卒老牖下。直亦何

負於人哉。

兩漢鴻文卷十五

書

四十

兩漢鴻文十五卷

終

